

## 读孙诒让《墨子间诂》札记

胡雪冈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孙诒让《墨子间诂》有三大特色和功绩。一是对墨学价值的重新评估和认识。二是校诂有间, 集众家之大成。三是对墨学的源流、传授及其弟子事迹的考述, 并对有关《墨经》六篇是否墨子自著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关键词:** 孙诒让; 墨子间诂; 墨经; 墨子弟子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7)01-0002-05

墨子(前468—376), 是中国古代卓越的哲人。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 包赅政治、伦理、军事、教育以及逻辑、数学、力学、光学等等, 但在中国的哲学史上则由战国时期的一门“显学”, 到了汉代由于“独尊儒术”而成为“绝学”, 正如孙先生在《墨学传授考第三》中所说: “犷秦隐儒, 墨学亦微。至西汉, 儒复兴而竟绝。”长期遭到禁锢, 使全书由原有的71篇而散佚仅存为53篇, 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而灾难性的学术损失。当人们最终有所知觉、醒悟时, 往往在经历了历史的磨难和教训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 但一直到清乾隆年间, 墨子学说仍被视为异端, 著名学者汪中为墨子说了几句公道话, 即被扣上“名教之罪人”。清乾嘉以后, 迫于时局艰危, 始有学者认识到墨学研究的价值, 孙先生可说是其中的代表和集大成者。他遵循乾嘉学派的朴学路线, 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 旁罗古本, 博涉百家, 从光绪十八年45岁开始草创, 直至光绪三十三年60岁校理《墨子间诂》15卷为最后定本, 对墨学研究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 使墨学之精华得以呈现, 正如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所说: “凡诸家之说, 是者从之, 非者正之, 阙略者补之。……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

综观孙先生的《墨子间诂》, 可说有以下三大特色和功绩。

### 一、对墨学价值的重新评估和认识

孙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关怀时局, 孜孜于探索救国之道, 深刻认识到墨子“其学足以裨今日之时局。”<sup>[1](P487)</sup>这可说是孙先生研究墨学的基本出发点, 即研究墨学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他慨叹中国“自汉以后, 治教媵一, 学者咸宗孔孟, 而墨氏大绌。……其于墨也, 多望而非之, 以迄于今。”<sup>[2]</sup>为了矫治二千年所造成的偏见和痼疾, 倾注了他对祖国文化的极大热情, 以期对时局有所裨益。

墨子具有进步的政治思想, 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愿望, 如所倡导的“兼爱”“义利”思想, 在《兼爱第十五》云: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 视人之家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在二千多

收稿日期: 2006-11-21

作者简介: 胡雪冈(1925-), 男, 浙江温州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戏曲, 古代文论

年前,墨子这样一种兼爱的精神追求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大取第四十四》中对“义”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义,利也”。墨子的伦理观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实际上就是功利的发端,把“利”作为衡量社会生活的准则和范畴,最终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第三十五》)而不能是一己的私利。墨子为此终生率领弟子进行社会实践,孜孜不倦行义不止。《公输第五十》有云:“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这正是“兼爱交利”的具体表现,因而不失为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理论,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

孙先生对于《墨子》中的数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内容更为关注并身体力行,以期希望有志之士能通识实用的科学技术,致力于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传统。他在《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中曾说:“《墨子》综西士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派。”“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sup>[1](P87)</sup>如《经上第四十》:“伋,有以相撓,有不相撓也。”“此拟即《几何原本》所云两线于同面行至无穷,不相离亦不相远而不得相遇为平行线。‘由以相撓’,即不相离不相远之意;‘不有相撓’即不得相遇之意。此殆亦形学之精理矣。”该章直接或间接引用《几何原本》达七次之多。他还首创先办“瑞安新开学计馆”,因为“学计馆之开,专治算学,以为致用之本”。<sup>[1](P291)</sup>又如《经上第四十》:“无久之不止,有久之不止。”孙先生认为:“二语似即力学永静永动之理,而与奈端(案:牛顿)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之例亦复冥契。”孙先生将《经下第四十一》原文“契与枝板,说在薄”。校改为“挈与收板,说在薄”。并引《说文》:“挈,有力也。”“可证‘契’‘挈’同声假借字。”又“‘板’疑当作‘板’,板,反同”。所以有论者认为:“墨子的确已经发现了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反作用定律了。”对于光学,孙先生也是十分关注的,除有关校注外,还特地写了一篇《光不灭说》,对光的反射、光源等问题作了探索和阐明,其精神是十分感人而令人敬佩的。总之,孙先生对《墨子》中的科学思想以及在中国科学史做出的贡献是倾注了他的全部热情的。曾自述对《经》、《说》诸篇:“研核有年,用思略尽”。“因于西书所见甚少,其算例精繁者复苦不能甚解,愧未洞窥窅窍,又虑近于皮傅,未敢著之于篇”。并表示“欲博访通人,更为《墨诂》补义”。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评云:“古经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在《对当时人的看法》中又云:“如《墨子》之《经上》、《经下》篇,在毕秋帆时代亦几乎无研究之可能,自孙仲容《墨子间诂》出,而始有研究之可能。”项崧在《孙籀庠寿叙》中则进一步评云:“其间援引新说,以证古文,尤发前人所未发。近人之以西学释经子者,盖自君始。”<sup>①</sup>此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 二、校诂有间,集众家之大成

孙氏在《墨子间诂·叙》中说:“间者,发其疑忤;诂者,正其训释”。他稽览群书,旁搜资料,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声韵学根底,多方取证,相互比勘,正其训故,注重实效。祝鸿熹在《〈墨子间诂〉校字述例》中说:“据我们所作的粗略统计,书中校正形讹之字多达六百四十余处,而其中有证有据独家发明首创的‘校正文字’,即有六十余处。”<sup>②</sup>兹举下例为证。

《尚贤上第八》:“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有人解作:“‘事’当作‘使’,二字形近

① 转引董朴垞《孙诂让学记(选)》第247页,《瑞安文献资料》第十九辑。

② 转引《孙诂让纪念文集》第120页,《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

而讹”。孙案云：“事、使义同。《汉书·高帝纪》如淳注云：‘事谓役使也’，非讹字。”既纠正“形近而讹”的错解，又使之字义相通。又如《非攻下第十八》：“《诗》曰：‘鱼水不务’，陆将无及乎”。其中“务”字颇难解。孙氏认为“‘务’‘鹜’相通”。并引《淮南子·主术训》“‘鱼得水而鹜’。高（诱）注云‘鹜’，疾也”。“此谓鱼脱水登陆，必死无疑。比喻韩、魏、赵唇齿相依，当如鱼之於水也。”使意义豁然贯通而言之成理。

《修身第二》：“故君子力事日疆，愿欲日逾，设壮日威”。此“逾”，有解作“进也，益也，远也”。也有解作“过也，甚也”。均未为允。孙氏云：“‘逾’，当读为偷，同音假借字，此与‘力事日疆’文相对。《礼记·表記》云：‘君子壮敬日强，安肆日偷’。郑注云：‘偷’苟且也。此义与彼正同”。此即黄绍箕在《跋》中所云：“援声类以订误读”。使意义完密，音韵谐调。

《耕柱第四十六》：“鼎成四足而方”。诸本囿于成说均作“三足”。孙氏指出：“此书多古字，旧本盖作‘三足’，故讹为三”。此即黄绍箕所云：“推篆籀隶楷之变迁以纠正讹文”，从这里可以窥见孙先生治学之严谨，细微之处都不放过，使之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古代鼎确有四足者。

根据文理和文例，订正错简或订补脱文，如《贵义第四十七》：“是贵义於其身也。”孙氏云：“‘贵义’，疑当作‘义贵’。”又“彼苟然，然后可也，”“诒让案：此七字与上文亦不相应，上下似并有脱佚”。又“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孙氏云：“以上文校之，疑当作‘不能知’，今本及吴本，并脱一字耳，”盖上文有“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句，使之恢复其原本面貌。

孙先生在《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中曾说：“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案：亚里士多德）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缺，不能尽得其条理。”所论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古印度因明逻辑学，意为墨子的“辩学”或“名学”堪与之并肩而立。墨子不仅论述了“辩”、“名”的涵义以及方法和作用，同时还提出了“明故”“知类”说。《大取第四十四》：“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意思是说，所谓推理，就是凭借原因而产生、凭借规则而生长、凭借类同而推行，也就是对“故”、“理”、“类”三个基本范畴的推演。又《小取第四十五》：“以类取，以类予”。意即：按照同类的原则进行归纳，按照同类的原则进行推论。<sup>[3]</sup>当然这仅举其例加以说明而已。有论者认为：“不了解墨家逻辑思想的地位和价值，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及其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地位。”<sup>[4]</sup>而孙先生可说是最早发现和认识《墨经》中的逻辑理论，并视之于在中国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学者之一。

### 三、对墨学的源流、传授、诸家佚文及其弟子事迹的考证

孙先生的《墨子间诂》辑有“墨子附录一卷”，其中包括“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等。此外“墨子后语上”、“墨子后语下”则包括“墨子传略第一”、“墨子年表第二”、“墨学传授考第三”、“墨子绪闻第四”、“墨学通论第五”、“墨家诸子钩沈第六”等。一个专题等于一个篇博大宏深的文献资料。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评云：“孙仲容因得这种资料，加以组织，作《墨子传授考》、《墨家诸子钩沉》等文，作得切确不错。”由于这部分的内容包赅的面很广，限于水平，只能就其中的一二问题谈一点看法。

### (一) 关于墨子的生卒年及籍贯

经孙先生考定,墨子生年约为公元前468年,卒年则为前376年。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传》末附载云:“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其说含糊不明,可见难度之大。嗣后各专家学者对墨子生卒年虽多有考证,但与孙先生之结论误差不超过十年,这不仅仅是有关墨子生卒年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墨学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问题,作为战国的上半期,正是一个强凌弱、众暴寡的相互争斗的时代,也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墨子学说的不少命题与时代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墨子何许人也?《汉书·艺文志》未言墨子的里籍,而晋人葛洪在《神仙传》里以墨子一度当过宋国的大夫,遂以为“宋人”。以后又出现了“齐人”说。孙先生通过严谨的考证,确定为鲁国人。此后,学术界都认其为“鲁人”,以垂成为定论。

### (二) 关于墨子的著作考辨

自从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后,反响强烈。《墨经》六篇是否墨子自著,目前学术界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一章列有“后期的墨家”,把通常所称的《墨经》六篇均列为“后期墨家”的著作,并云:“则《墨经》纵非田鸠所最后写定,也必系写定于田鸠的时代。”田鸠又称田俶,战国秦惠王时人(前337—前324)。如果从孙先生所辑《田述子佚文》来看,无论其思想内容或行文方式,与《墨经》了不相类,如“殷汤为天子,白狐九尾,”“商汤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牵白狼,口衔金钩,而入汤庭。”均可证,可说有些荒诞不经,故孙先生在《墨家诸子钩沈第六》中指出:“然田俶盛陈瑞符,非墨氏证实之学。”又孙先生在《墨学传授考第三》云:“《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相里子、邓陵子与田述子为同时期人,既然《墨经》已为他二人所传诵而论说,盖非田俶所著甚明。而更为主要的《墨经》中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墨子思想的体现,这正是《墨经》不可能是田述或后期墨家所著的根据所在。当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讨论。

### (三) 关于墨子弟子的论述

孙先生在《墨学传授第三》中说:“墨子既蒙世大诟,而徒属名籍亦莫能记述,惟本书及先秦诸子略纪其一二。”“大都不逾三十余人,传记所载,尽于此矣。”现存有关墨子及墨家活动的文献资料确乎很少,到汉代墨家学派已逐渐淹没失传了,但在墨子生前,墨子的弟子是十分兴盛众多,所以孙先生说:“盖墨学之昌九埒洙泗,斯亦盛矣!”古时洙、泗二水在曲阜北,意谓与孔门之教泽相称。如《公输篇》:“墨子之说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淮南王书》“亦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之墨”(《韩非子·显学》篇)。从其所传诵和论说《墨经》来看,其中后二派主要承传和发展了墨子的科技和逻辑思想,成为墨学学派的主要支流。此外墨家共同信奉的领袖称为“巨子”,孙先生考证认为,有孟胜、田襄子、腹䷗等三人,并云:“墨家巨子,盖若后世儒家大师,开门授徒,远有端绪,非学行纯卓者,固不足以当之矣。”巨子制度相传在墨子及弟子禽滑厘之后,执行着“墨者之义”、“墨者之法”,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如“孟胜死荆阳城君之难”即是其例。

孙先生对墨子弟子是怀着敬仰之情的,对其“死不旋踵”的精神深为感叹:“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渐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悽已!”

参考文献

- [1] 张宪文. 孙诒让遗文辑存[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 [2]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55.
- [3] 徐希燕. 墨学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1. 306.
- [4] 胡中原. 墨学和现代文化[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87.

## Reading Notes on Sun Yirang's *Annotation on Mo-tse*

HU Xue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ree features or achievements of Sun Yirang's *Annotation on Mo-tse* are: firstly it giving out a new comment or introduction on the value of Mo-tse's theory, secondly it combining methods of checking and annotating, integrating the scholarship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thirdly it verifying the source and imparting process of Mo-tse's theory, and the deeds of Mo-tse's pupils, lastly it providing potent reasoning about that the author of the six chapters of *Mo-tses' Analects* were Mo-tse himself.

**Key words:** Sun Yirang; *Annotation on Mo-tse*; *Mo-tse's Analects*; Mo-tse's pupils

(编辑: 李颖)